

第一轮修改

审稿人一，意见 1，

本文干预的样本是临床样本，作者仅有一句话说明是“精神科医生评估筛选”，看这里是否需要医生资质做一点具体说明。

回应 1，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对精神科医生的资质进行了补充说明，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在通过精神科医生评估筛选后，确定了 100 名自伤青少年为被试。**所有精神科医生均获得精神病学博士学位，拥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具有五年以上的临床经历，具备丰富的自伤诊断和治疗经验。**

审稿人一，意见 2，

另外，出于伦理的考虑，干预后的对照组如何给予心理帮助也可以多补充一点。

回应 2，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围绕伦理要求，针对对照组干预后的心理帮助进行了具体补充，既体现了研究伦理合规性，也明确了帮助的实施细节。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参与干预的治疗师均为具有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从业至少 6 年，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接受过 SDFIT 的系统培训与督导。三组被试每周进行一次训练，共持续 8 周，每次约 40 分钟。SDFIT 组接受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DBT 组接受情绪调节技能、人际关系适应等常规 DBT 训练。**WL 组被试在干预期间不进行任何干预，在干预及随访期结束后，我们为 WL 组被试提供了完整 SDFIT 心理干预。**所有被试都对干预条件不知情。

审稿人一，意见 3，

最后请作者通读全文，检查文字，个别地方需要修改。

回应 3，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对全文进行了逐字通读与校对。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

审稿人二，意见 1，

首先,本研究主体的理论模型在论述上不够充分,本研究将自我分化视为一种个体资源,并作为调节变量调节经验回避与 NSSI 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作者的论述中:“自我分化预示着更高的社会心理成熟度和更少的问题行为(Gavazzi et al., 1993),以及更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Skowron, 2000)”、“而高自我分化能力更像一种积极资源,可以帮助青少年在外部压力下保持稳定的自我意识,更有能力调节应激事件下的情绪反应”,等相关论述似乎在暗示自我分化可以直接作为预测变量减少个体的经验回避和 NSSI,而并非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此同时,童年期逆境本身也可能与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较为相关,因此,作者为何将自我分化视为调节因素,仍需要进一步论述和文献支持。

回应 1,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所指出的问题非常关键。所有经历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经验性回避,然而并非所有产生经验性回避的个体都会发展成自伤;自我分化确实与童年期逆境较为相关,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发展的结果,还是个体发展的保护性因素。因此,我们重点考虑了自我分化对经验性回避与自伤的调节作用,从而为更好地干预自伤提供方向。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补充了相关的文献支持。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尽管经验性回避与青少年自伤行为关系密切,但并非所有产生经验性回避的青少年都会采取自伤行为。正如发展情境论所言,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其积极特质可以弥补环境方面的劣势而促进其发展(Magnusson & Stattin, 2007)。作为家庭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ion) 可能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它是指个体在处理与重要他人的亲密关系时,能够控制情绪反应强度,保持稳定自我意识的能力(Bowen, 1966; Calatrava et al., 2022)。研究表明,低抗压能力、高冲动性和情绪反应性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前瞻性风险因素(Cassels et al., 2022; Kim et al., 2020)。而自我分化良好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能够平衡理智与情感,采取更具适应性的情绪调节、沟通和冲突解决策略(Ercengiz et al., 2024; Hooper & Doehler, 2011)。因此,通过提高自我分化能力,也许可以帮助青少年形成面对负性情境的缓冲保护机制,进而更好地缓解负性体验,减少自伤行为。具体到经历过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尽管他们试图通过经验性回避的方式减少对于创伤经历的感知和体验,但几乎不可能完全切断创伤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Wang et al., 2019)。这提示研究人员可以训练青少年发展足够的自我分化能力,就像为其佩戴一个“呼吸面罩”,帮助青少年在无法脱离负性环境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抵抗创伤性环境压力源(如消极的父母教养)的影响(贾倩楠 等, 2024)。通过提高这些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可以使其在情感上保持独立,以及

在压力情境下理智思考，防止出现过度的情绪反应(Beebe, 2009; Skowron & Schmitt, 2003)。因此，当青少年的自我分化水平足够高时，他们能够在经历童年期逆境并产生经验性回避的情况下表现出稳定的情绪反应，而不会采取自伤等冲动行为；而当他们的自我分化水平较低时，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更容易被他人的情感裹挟、混淆自己的理智和情感，产生过度的负性情绪反应，进而出现自伤等问题行为(Skowron, 2000)。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自我分化在青少年经验性回避到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

贾倩楠, 黄垣成, 马婧, 李彩娜. (2024). 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纵向关联: 悲伤与愤怒反刍的中介. *心理科学*, 47(1), 70–79.

Bowen, M. (1966). The use of family theory in clinical practice.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7, 345–374.

Calatrava, M., Martins, M. V., Schweer-Collins, M., Duch-Ceballos, C., & Rodríguez-González, M. (2022).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 scoop review of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s core construct.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91, 102101.

Cassels, M., Neufeld, S., van Harmelen, A. L., Goodyer, I., & Wilkinson, P. (2022). Prospective pathways from impulsivity to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youth.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26(2), 534–547.

Ercengiz, M., Yildiz, B., Savci, M., & Griffiths, M. D. (2024).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emotion management skills, and nomophobia among smartphone user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61(2), 525–539.

Hooper, L. M., & Doehler, K. (2011).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on body mass index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mong an American college sampl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4(1), 71–82.

Kim, K. L., Galione, J., Schettini, E., DeYoung, L. L., Gilbert, A. C., Jenkins, G. A., ... & Dickstein, D. P. (2020). Do styles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differentiate adolescents engaging i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from those attempting suicide?. *Psychiatry Research*, 291, 113240.

Wang, H., Wang, Q., Liu, X., Gao, Y., & Chen, Z. (2020). Prospective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predictors of initiation and cessation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24), 9454.

审稿人二，意见 2，

其次，本研究同时考察了童年期逆境与 NSSI 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机制，那么，在干预方案中为何仅将自我分化作为开发干预方案的重点内容，与研究一理论模型的呼应性上有所不足，希望作者可以进一步对干预方案开发过程中的考虑进行论述。

回应 2，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由于中介变量（经验性回避）在以往的自伤干预（如辩证行为疗法）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因此我们将自我分化作为干预亮点进行了着重论述。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对干预方案开发过程中的考虑展开了详细论述，并且补充了相关的文献支持。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目前，青少年自伤行为通常通过行为放松、人际应对技能培养和理性问题解决功能训练等策略进行治疗，这些策略主要包含在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发展性团体治疗(Developmental Group Therapy, DGT)、问题解决治疗(Problem-Solving Therapy, PST) 等成熟的治疗方法中(任志洪 等, 2021; DeCou et al., 2019; Kliem et al., 2010)，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些经过实证的应对技巧不仅可以从结果导向视角提升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的问题解决能力，还能够从过程导向视角增强其情绪调节能力，即通过提高情绪清晰度和接纳度来缓解其自伤症状。其中，辩证行为疗法通过训练个体的情绪调节技能，使个体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感受，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个体的经验性回避，进而改善自伤行为、抑郁等心理问题(Berking et al., 2009; Cavicchioli et al, 2020; Chapman et al., 2005)。此外，当今心理治疗领域已形成共识，认为治疗需关注心理问题发生的具体情境及多维度表现，注重培养个体的成长理念并开发自身积极资源(沈蕾 等, 2024; Hendriks et al., 2020)。事实上，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往往身处社会支持不足、负面事件频发的环境(Liu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20)。尤其是经历过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他们普遍缺少来自家庭环境的支持，又面临着学校等其他环境的累积生态风险(何嘉杰 等, 2026; Liu et al, 2024; Peleg & Peleg, 2023)。如果不针对这些风险因素加以干预，会导致这些青少年反复出现自伤行为。鉴于此，本研究拟开展以提高自我分化能力为中心的整合训练，结合已有的辩证行为疗法框架，针对性地解决青少年自伤行为问题，并且提高自伤干预的延时效果。具体而言，本干预方案在使用传统疗法降低青少年对创伤体验的经验性回避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对青少年的自我分化能力加以干预，帮助其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使其能够更好地抵御负性环境的影响，缓解负性情绪，最终改善自伤行为。此外，受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与孝道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青少年本身与家庭环

境连接密切，更可能牺牲自我边界来满足父母愿望(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因此本干预方法对于中国青少年可能具有独特优势。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能有效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

何嘉杰, 钟沛枝, 毛建, 韦俊锋, 陈庭芳, 肖 禾, ... 聂衍刚. (2026). 儿童青少年校园欺凌与自我攻击及幸福感的关系：一项基于网络分析的研究. *心理科学*, 49(1), 191–206

沈蕾, 张芸瑞, 陈宁, 刘伟. (2024). 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演进与意涵. *心理科学*, 47(4), 1016.

Berking, M., Neacsiu, A., Comtois, K. A., & Linehan, M. M. (2009). The impact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on the reduction of depression in treatment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7(8), 663–670.

Cavicchioli, M., Movalli, M., Ramella, P., Vassena, G., Prudenziati, F., & Maffei, C. (2020). Feasibility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skills training as an outpatient program in treating alcohol use disorder: The role of difficulties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 28(2), 103–115.

Chapman, A. L., Specht, M. W., & Cellucci, T. (2005).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deliberate self-harm: does experiential avoidance play a role?.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35(4), 388–399.

Hendriks, T., Schotanus-Dijkstra, M., Hassankhan, A., De Jong, J., & Bohlmeijer, E. (2020). The efficacy of multi-component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1(1), 357–390.

Liu, S., Qi, Q., Zeng, Z., & Hu, Y. (2024).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and nonsuicidal self-harm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on of depression and the moderation of impulsiveness.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50(1), e13211.

Wang, H., Wang, Q., Liu, X., Gao, Y., & Chen, Z. (2020). Prospective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predictors of initiation and cessation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24), 9454.

审稿人二，意见 3，

第三，本研究一关注了童年期逆境这一不良经历，然而其在研究二的干预研究中似

乎并无体现，整体看来，研究一与研究二的关联度有所欠缺，如果仅仅是侧重于自我分化，那研究一得出的理论模型似乎与研究二关联不大，希望作者可以进一步补充该部分的论述。

回应 3，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在干预部分我们着重论述了自我分化这一创新点，忽视了对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相关论述，对此我们已在论文修改稿中进行了补充。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1 引言

目前，青少年自伤行为通常通过行为放松、人际应对技能培养和理性问题解决功能训练等策略进行治疗，这些策略主要包含在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发展性团体治疗(Developmental Group Therapy, DGT)、问题解决治疗(Problem-Solving Therapy, PST) 等成熟的治疗方法中(任志洪 等, 2021; DeCou et al., 2019; Kliem et al., 2010)，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些经过实证的应对技巧不仅可以从结果导向视角提升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的问题解决能力，还能够从过程导向视角增强其情绪调节能力，即通过提高情绪清晰度和接纳度来缓解其自伤症状。其中，辩证行为疗法通过训练个体的情绪调节技能，使个体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感受，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个体的经验性回避，进而改善自伤行为、抑郁等心理问题(Berking et al., 2009; Cavicchioli et al, 2020; Chapman et al., 2005)。此外，当今心理治疗领域已形成共识，认为治疗需关注心理问题发生的具体情境及多维度表现，注重培养个体的成长理念并开发自身积极资源(沈蕾 等, 2024; Hendriks et al., 2020)。事实上，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往往身处社会支持不足、负面事件频发的环境(Liu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20)。尤其是经历过童年期逆境的青少年，他们普遍缺少来自家庭环境的支持，又面临着学校等其他环境的累积生态风险(何嘉杰 等, 2026; Liu et al, 2024; Peleg & Peleg, 2023)。如果不针对这些风险因素加以干预，会导致这些青少年反复出现自伤行为。鉴于此，本研究拟开展以提高自我分化能力为中心的整合训练，结合已有的辩证行为疗法框架，针对性地解决青少年自伤行为问题，并且提高自伤干预的延时效果。具体而言，本干预方案在使用传统疗法降低青少年对创伤体验的经验性回避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对青少年的自我分化能力加以干预，帮助其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使其能够更好地抵御负性环境的影响，缓解负性情绪，最终改善自伤行为。此外，受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与孝道等价值观的影响，中国青少年本身与家庭环境连接密切，更可能牺牲自我边界来满足父母愿望(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因此本干预方法对于中国青少年可能具有独特优势。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以自我分化为中

心的整合训练能有效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

3 研究二

3.1.4 整合训练方案

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的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减少自伤行为,提高自我分化水平与主观幸福感。该整合训练方案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 自我分化训练。引入自我分化的概念(解释自我分化的含义和什么是健康的自我分化,描述青少年为什么以及如何受到童年期逆境的影响,并确认他们具有不断改变的潜力)。帮助青少年提高自我意识,鼓励他们探索家庭、同伴环境中的关系模式,增加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负性事件的认识,使他们了解童年期逆境与当下的关系,做好童年期逆境导致的创伤感受与当下挫折带来的负性感受的分化。最后进行行为训练(如角色扮演),帮助青少年适应人际参与和融入,修复童年不良互动模式带来的人际困扰,学习建立健康边界、有效沟通。(2) 辩证行为疗法,主要包括情绪调节训练,帮助青少年减少正在经历的情绪痛苦,以及学会在无法改变这些痛苦情绪时如何容忍。通过教授青少年识别、命名、接纳情绪的方法,替代童年习得的情绪压抑或爆发模式,减少其经验性回避,并且提供短期应对创伤触发的方法,降低自伤冲动。(3) 正念部分。童年期逆境常让青少年陷入创伤闪回、过度警觉或情感麻木的状态,正念通过引导他们专注当下的感官体验,帮助他们减少因童年创伤引发的自动化负面反应,重建与自我、环境的安全连接。

何嘉杰, 钟沛枝, 毛建, 韦俊锋, 陈庭芳, 肖 禾, ... 聂衍刚. (2026). 儿童青少年校园欺凌与

自我攻击及幸福感的关系: 一项基于网络分析的研究. *心理科学*, 49(1), 191–206

沈蕾, 张芸瑞, 陈宁, 刘伟. (2024). 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的演进与意涵. *心理科学*, 47(4), 1016.

Berking, M., Neacsiu, A., Comtois, K. A., & Linehan, M. M. (2009). The impact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on the reduction of depression in treatment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7(8), 663–670.

Cavicchioli, M., Movalli, M., Ramella, P., Vassena, G., Prudenziati, F., & Maffei, C. (2020). Feasibility of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skills training as an outpatient program in treating alcohol use disorder: The role of difficulties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 28(2), 103–115.

Chapman, A. L., Specht, M. W., & Cellucci, T. (2005).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deliberate self-harm: does experiential avoidance play a role?.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35(4), 388–399.

- Hendriks, T., Schotanus-Dijkstra, M., Hassankhan, A., De Jong, J., & Bohlmeijer, E. (2020). The efficacy of multi-component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1(1), 357–390.
- Liu, S., Qi, Q., Zeng, Z., & Hu, Y. (2024). Cumulative ecological risk and nonsuicidal self-harm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on of depression and the moderation of impulsiveness.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50(1), e13211.
- Wang, H., Wang, Q., Liu, X., Gao, Y., & Chen, Z. (2020). Prospective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predictors of initiation and cessation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24), 9454.

审稿人二，意见 4，

第四，文本中：“表 5 各组在不同时间点的得分”一表中 p 值指代的内涵不够明确，无法通过表格明确是哪些组别在进行何种比较，希望能进行进一步澄清。此外，仅从数据分布来看，“痛苦容忍度”在 T1 时间点各组别均值差别较大，但各组别差异不显著，T3 时间点均值差异较小，但差异却显著，希望作者进一步细致检查数据，确保正确。

回应 4，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原表中的 p 值为三组被试的每个指标在同一时间点的方差分析的差异显著性，我们已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补充，确保能够明确说明。此外，我们已遵照您的建议，对“痛苦容忍度”在 T1 和 T3 时间点的数据进行了细致的重新检查。我们首先核对了数据录入、清洗和分析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检查了异常值、缺失值处理，并确认所使用的统计模型(单因素方差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确认，目前报告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是准确无误的。您观察到的“T1 均值差异大但不显著，而 T3 均值差异小却显著的现象，我们认为这可能由相关统计因素造成，包括组内变异性的差异。我们发现在 T1 时间点，组内变异性相对较大，这意味着在研究初期，被试们的“痛苦容忍度”个体差异很大，较大的“噪声”可能掩盖了组间的真实“信号”。而在 T3 时间点，尽管均值差异缩小，但数据模式可能变得更加稳定和一致，使得统计检验能够更灵敏地捕捉到组间的系统性差异。再次感谢您促使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一现象本身就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我们希望以上的解释和我们在文稿中所做的补充，能够充分回应您的宝贵意见。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

下：

表 5 各组在不同时间点的得分

分组/时间点	SDFIT 组		DBT 组		WL 组		$F/\chi^2, p$ 值
	M	SE	M	SE	M	SE	
自我分化							
T1	83.74	19.59	90.46	21.63	86.40	23.14	0.85, .432
T2	104.06	21.79	89.49	20.73	85.43	21.91	6.50, .002
T3	109.32	16.16	88.11	16.84	88.80	21.75	13.86, < .001
自伤行为							
T1	44.10	40.72	40.70	41.18	42.23	49.79	0.05, .956
T2	1.45	3.69	9.00	19.16	31.80	44.28	10.31, < .001
T3	1.35	4.14	17.81	40.89	12.93	27.26	2.72, .071
主观幸福感							
T1	7.32	2.65	7.32	2.88	6.70	3.40	0.46, .635
T2	9.32	2.52	8.30	2.41	7.37	3.30	3.88, .024
T3	10.61	2.50	7.54	2.56	8.03	2.55	13.70, < .001
痛苦容忍度							
T1	50.90	13.12	40.48	11.21	38.65	11.19	1.46, .236
T2	45.76	12.79	48.03	11.99	45.70	14.24	7.00, .001
T3	47.10	11.91	51.40	11.94	47.30	13.78	3.79, .026

审稿人二， 意见 5，

最后，本文开发了一种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并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检验了其效果，具有实践意义，然而本研究在理论创新和突破方面的表述仍较为欠缺，希望作者进一步讨论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是否对现有研究进行创新。

回应 5，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指出的理论创新表述问题极具建设性。我们对本研究在理论层面的创新进行了补充说明，以明确对现有研究的拓展与突破。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并且呈现如下：

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发现，自我分化显著负向调节了经验性回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符(Fernández et al., 2013; Zhu et al., 2021)。与低自我分化者相比，经验性回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负面影响在高自我分化人群中不再显著。这表明自我分化在经验性回避与青少年自伤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风险缓冲作用。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自我分化能力作为一种积极个体资源，可以促进青少年积极情绪的产生，拓宽思维与行为习惯模式，改善心理健康(Boehm & Lyubomirsky, 2009; Lyubomirsky et al., 2005)。此外，高自我分化能力有利于满足青少年的自主需要等基本心理需求，调节消极情绪的不利影响，发挥更多积极心理因素的作用，从而拓宽认知灵活性，提高其在情绪调控与理性决策方面的能力。因此，在遭遇生活压力或挫折时，相比于低自我分化水平的个体，高自我分化水平的个体能够保持冷静并有效管理自身情绪，在产生经验性回避行为时有机会寻找更加积极的策略，而不会选择自伤这种极端的行为来应对情绪。以往研究在探究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机制时多从心理病理学视角出发，旨在厘清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风险因素，而本研究结合了积极心理学视角，依据发展情境论与家庭系统理论，在剖析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风险因素的同时关注了保护性因素，为干预方案的开发以及临床应用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指出，缓解心理问题无法直接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Neuhaus et al., 2022)。以往研究多关注于缓解青少年自伤行为本身，而本研究则侧重于培养青少年的积极心理特质，不仅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还可以显著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以中国青少年为被试群体，丰富了我国本土化的青少年自伤行为研究，为提升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提供了路径和干预靶点。

Neuhaus, M., Young, T., Ferris, L. J., Grimm, C. L., & Reid, N. (2022). A narrative review of peer-led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s: current evidence, potential,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3), 8065.

第二轮修改

审稿人一，意见 1，

论文题目需要把“非自杀性自伤”改成“自伤行为”，不出现“自杀”字样。

回应 1，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将题目中的“非自杀性自伤”改成“自伤行为”，并在全文中避免使用“自杀”字样，改动部分已在文中标红。